

屡建奇功的“红色哥萨克”

庄广雷

1941年8月1日，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在淮宝县（今江苏省洪泽区）岔河镇成立。作为新四军唯一的一个团级骑兵部队，骑兵团在彭雪枫师长的领导下屡建奇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纵横驰骋于淮北大地的抗日精锐之师。彭雪枫师长称之为“红色哥萨克”。



整装待发的新四军骑兵团指战员

迅速提上日程。

界头集集中整训

建立骑兵团的第一步，就是把师部骑兵连、特务团骑兵连和十旅、十一旅骑兵连、排集合起来，并抽调各部队中的战士成立了四师骑兵团，下辖一、三、五、七大队。8月1日，在淮宝县的岔河集召开了骑兵团成立大会，黎同新任团长兼政委。骑兵团的成立，是继《拂晓报》《拂晓剧团》之后，彭雪枫建军治军的“第三件宝”。

骑兵团成立后的几次战斗，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战马少、装备差，骑兵战士必备的马刀也很缺乏。许多同志不会养马，不善骑马，不懂骑兵战术，严重影响了作战能力。1941年冬，新四军第四师决定骑兵团到江苏泗阳县与安徽省交界的界头集、大江庄一带进行整训，期限半年，主要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并补充战马及马具。

如何做好骑兵部队的整训？彭雪枫决定要挑选一位熟悉骑兵作战的内行来当领导。当其得知周纯麟曾被派到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部队做友军工作，在喀什疏勒骑兵第四十八团三连任连长，系统学习了骑兵操典和教范之时，决定任命周纯麟为骑兵团团长，并负责整训。

为了解决缺少战马及马具的问题，彭雪枫和邓子恢政委等商量，决定拿出3万元淮币支持骑兵团建设。但彭雪枫也告诉周纯麟：“这是全能能拿出的所有经费，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经过反复研究，团里着手制定预算计划，并研究决定将买马、打造装具的任务细分到各大队和供给处。通过选派懂马的同志外出购马、贴钱换置、群众送马等方式，一批批战马补充到骑兵团。

马刀是骑兵的重要武器，近距离作战时比枪的作用还大。当时，骑兵团马刀全靠缴获，不仅数量少，而且十分杂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里研究决定打造符合实战而又具有新四军特色的马刀。经过

比较各种马刀，画出多份刀样图，反复征求老骑兵的意见，最终确定样式。这种新马刀刀身细长，约一指多宽，刀背轻薄，比青海马步骑兵用的马刀长10公分，比日军马刀长5公分，带护手圈。这个设计不仅轻巧灵便，还能做到敌人马刀未到之时，我军马刀已劈中敌人。

在周纯麟团长的直接指导下，按照《骑兵操典》和《骑兵教范》的要求，结合骑兵团实际，本着先易后难、先单兵后建制单位的原则，制定出了详细的军事训练计划。训练中，“老骑兵”周纯麟亲自给大家上课，从喊骑兵口号，到调教马匹训练、单兵战术训练，再到单兵战术训练，以及4级战术训练。训练期间，彭师长经常到训练场上指导，要求每一个骑兵“上马要像蚂蚱一样快捷，骑马要像盘石一样稳固，奔驰要像闪电一样神速”。在彭师长的严格要求和周纯麟的精心指导下，骑兵团迅速提高了骑射技术。

驰骋淮北平原，连战连捷

经过半年整训的骑兵团战斗力有很大的提高，为保卫和巩固苏皖边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夏，正值淮北平原麦收之际，敌伪顽企图抢掠粮食，骑兵一、三大队奉命到泗县东北打击来抢粮食的敌人。骑兵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敌人压到开阔地里，然后两个大队南北夹击，拼力冲杀，不到半小时歼灭300多名敌军。彭雪枫闻讯后大为高兴，决心要进一步充实、扩大骑兵团，并号召各单位首长让出坐骑，送到骑兵团。会后，他便将自己已骑乘了多年的那匹编号叫“火车头”的大青马送交骑兵团作战马。接着在萧铜地区，骑兵团全歼伪“淮海省剿匪第一支队”司令胡泽普的1000多人。

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大家亲身体会到了平原地区骑兵快速作战的威力，也完全证实了彭师长组建骑兵团的决定是十分英明果断的。

1942年11月中旬，日军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地进行大“扫荡”，骑兵团又投入了反“扫荡”的战斗。在新四

军第四师各部队的打击下，尤其是在骑兵团的猛烈冲击下，日军纷纷溃退，我军取得了宿迁以南的朱家岗血战和泗县以东的马公店战斗的胜利，从而宣告了日伪军对淮北抗日根据地33天“扫荡”的彻底失败。

威震津浦西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起“豫中战役”，占领了郑州、洛阳、许昌等豫中豫西39座县城，河南广大地区沦陷。为了打开河南抗战的新局面，根据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部署，彭雪枫、邓子恢和张震签发了西进的命令，四师主力撤离津浦路东，进入津浦路西豫皖苏边区。

1944年8月，部队越过津浦路后，第一个硬仗就是攻打“苏北挺进军”驻守的小朱庄。小朱庄是新四军第四师西进途中的大门，四周是河，易守难攻。敌指挥所设在庄南附近的小学校里，骑兵团埋伏在离指挥所不远的干河沟里。战斗开始时由步兵发动攻击，从东、西、北三面包抄上去，敌人向南突围，一下就进了骑兵团埋伏圈。骑兵团指战员纵马驰骋，大显神威，敌人纷纷败退。战斗中，敌纵队长王传俊上前抵抗，被新四军骑兵一刀斩于马下。小朱庄战斗的胜利，震惊了津浦路西的敌人，迫使萧县顽军吴信之部起义。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彭雪枫率主力继续西进，拔掉了日伪军一个又一个据点，铁骑所指，势如破竹，很快收复了萧县、永城一带。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亲临前线指挥攻打夏邑县八里庄，守敌在新四军四师主力部队的火力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开始突围，彭雪枫急令骑兵团打击突围敌人，不准跑掉一个。骑兵团此役毙伤105人，俘虏了敌支队长以下127人。不幸的是，在战斗即将结束时，彭雪枫不幸中流弹牺牲，时年37岁。

彭雪枫牺牲后，中央军委任张爱萍接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任副师长，并组成新的路西前线指挥部，继续领导完成彭雪枫多年前立下的“要全面收复路西失地”的遗愿。1944年10月，在河南永城和安徽涡阳的交界处，骑兵团指战员们怀着为彭师长复仇的满腔怒火，奋勇追击老对手顽军仇八的部队，一追就是300多里，骑八师2000多人被新四军歼灭，剩余一部分逃散，一部分逃过涡河，溃不成军。这是骑兵团打得非常精彩的一仗，创造了一个骑兵团追击一个骑兵师的战例，打出了骑兵团的气势。随着战斗的胜利，西进部队连续收复了7万多平方公里失地。

在解放战争中，骑兵团先后编入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华东野战军教导师、第三野战军直属教导师、华东军区皖北军区序列。参加了朝阳集战役、两淮保卫战、宿北战役、莱芜战役、皖北剿匪等重大战役，全团官兵前赴后继，骁勇善战，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一支响当当的快速主力部队。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委党校)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林育英的安源情

吴昌荣

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最初，他在武汉、大冶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他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夫大罢工。不久，他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安源，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兼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部主任。其间，他千方百计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为工人办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同时积极帮助工人提高管理经济的能力，团结工人坚持斗争，深受工人群众的拥戴。

1924年5月1日，安源1万多名工人隆重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林育英担任大会总指挥，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同年8月，他被中共安源地委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5月，他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任汉口市委书记，领导地下斗争。“八七”会议后，他领导大冶、阳新、鄂城三县的秋收暴动。1928年5月，他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回到安源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秘密建立了交通局，领导和组织湘赣边人民，从人力、物资、药品等各个方面支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林育英曾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不久又返回安源，领导

当地党的工作。

1929年8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和江西军阀相勾结，派大批军警突袭安源。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林育英化装成和尚，隐藏在当地一座寺庙，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为不引起敌人注意，他白天与众僧一道吃斋念佛，砍柴种地，夜里下山从事革命活动。

3个月后，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到寺里抓捕林育英。寺中主持释明觉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掩护他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敌人没捉到林育英，就抓走释明觉，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始终未能从他口里得到任何林育英的消息，遂将他解送至萍乡杀害。

林育英脱险后，以和尚装束作掩护，芒鞋破钵，一路化缘乞讨，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1930年春，林育英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其间，他得知释明觉为了掩护自己而被害后万分悲痛。为纪念这位恩人，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浩”——姓张，是因为释明觉俗名为张仲华；名浩，意指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里，张浩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也曾使用过不少其他化名，如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等等，基本上都姓张，但使用最多、历时最久的，仍是“张浩”，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还是用这个名字。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冀东八路军一次特殊的夜袭战

唐敏

抗战时期，八路军冀东十二团转战于冀东地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持续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42年7月，冀东十二团一部开赴滦东，配合地方抗日政府开辟新区。7月18日，十二团在甘河槽附近伏击歼灭了日军两个中队和两个营的伪军，取得了甘河槽大捷。

当时，由于日伪不断“扫荡”、掠夺、封锁，冀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存极为困苦，八路军部队的后勤供应无法保障。甘河槽战斗后，虽然天气还很热，但冀东军分区领导不得不为冀东八路军部队的冬季服装想办法。为了不给冀东民众增加负担，冀东军分区经过缜密侦察和慎重研究，决定从敌人那里夺取制作冬装的布匹。

1942年8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给十二团团长曾克林下达命令：派一个骑兵队潜入唐山，到敌人控制的华新纺织厂夺取缝制冬装的布匹。

唐山是日伪在冀东的统治中心，有重兵把守。自“百团大战”后，八路军部队还没有对唐山的敌人实施过大规模攻击。正因为如此，敌人戒备十分松懈，利于八路军进行偷袭。曾克林接到命令后，立即责成十二团二营教导员刘光涛，率领四连和高衡游击队去执行这个特殊任务。

刘光涛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带领部队悄悄进入唐山北部的上、下尤个庄隐蔽下来，然后派出几个精干的侦察组，化装潜入唐山市内，摸清了敌情和行动路线。与此同时，刘光涛还与市内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动员华新纺织厂部分工人在厂

内配合行动。为了搬运布匹，当地群众在中共党组织的动员下，迅速组成了一支600多人的“搬运大军”。

经过周密计划，刘光涛决定于8月的一天夜里开始行动。当夜，四连连长张纯和指导员魏轩带领部队和群众，借助庄稼和树木的掩护，迅速来到华新纺织厂外。

该厂四周都是两三米高的围墙，墙上还设有电网，驻有敌人保安队。八路军悄悄接近围墙，顺着厂内策应的工人挖好的洞进入厂内，解决了敌人的岗哨，打开大门。四连一排首先进厂，包围了保安队的宿舍，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三排和高衡游击队在厂外占据有利地形，担任警戒；二排带领“搬运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工厂。

当时，厂里的织布车间有部分女工和童工在上夜班。他们见到八路军，立即鼓掌欢迎，并对魏轩说：“染布车间有成匹的白布，走，我们领你们去拿。”

魏轩带领“搬运大军”拥入染布车间，只见一摞一摞的洋布，堆放得整整齐齐，大家又惊又喜，立刻动手搬起来。一夜之间，搬运大军往返60公里，搬运回白布4000多匹，总长10万里。

几个小时后，巡逻路过华新纺织厂外的一股日军发觉里面静悄悄的，所有机器停止了轰鸣，感觉“不对劲”，慌忙发出警报。等到日军大部队开到华新纺织厂时，“搬运大军”早已完成了任务，在四连和高衡游击队掩护下，井然有序地撤离了唐山市区，隐没在青纱帐里。

这年冬天，八路军冀东部队的每个战士都领到了一套新冬装。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我参加了1957年国庆大阅兵

口述 李宝林 整理 周冰

我于1937年出生在山东省夏津县乔官屯村，1955年应征入伍，被分配到自行火炮连任填炮手。1957年5月底，我在连队接到上级关于参加国庆阅兵集训的命令，经过短暂准备后，连队迅速赶到北京郊区训练基地。

训练基地比较大，坦克和高炮方队都在这里训练。训练基地事先按照正式阅兵的要求和标准，设计好了行程路线，并画上了图标。我所使用的这种火炮需要4个人配合才行，一个是车长负责全指指挥，一个是驾驶员掌握方向，一个是炮长负责开炮，一个是填炮手管着装炮弹。阅兵不是实战演习，所以主要训练的就是车长和驾驶员，但炮长和填炮手也必须一块进到炮里并按动作要领一起训练。

这次阅兵按照统一部署，我在连共来了4辆自行火炮，跟其他的火炮部队组成了方队统一进行训练。方队一开始很难走齐，因为平时在连队用不着训练这方面的内容。不过，大家适应得挺快，训练一个月后看起来就比较整齐了。各个方队的自行训练结束后，接着又反反复复地进行“合成”训练，最后，还进行了多次模拟阅兵演练，直到配合时间距离分毫不差、整齐划一。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参加训练的人员才觉得自己力没白出，汗没白流，都打心眼

里感到高兴。

10月1日这天，参加阅兵的队伍早早地就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东侧，按照先后排列好顺序，官兵们从头到脚又统一配发了一套新军装，看起来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等待着检阅开始。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那天阳光特别好，照得身上暖融融的。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城楼上检阅部队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嘉宾。上午10点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纪念大会开始。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开始乘车检阅各部队。检阅完后，彭德怀又登上天安门检阅台向全体参加阅兵的官兵讲话。

随后，受阅部队开始了分列式。我在的方队前面是坦克方队，后面是高炮方队。我和三位战友驾驶的自行火炮所在位置是方队第一排右边的第一辆。在坦克开过天安门的瞬间，受阅的空军飞机编队出现在天安门的上空。装备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后，我和战友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停下车后，禁不住跳跳跃跃欢呼起来。

由于圆满完成了国庆受阅任务，我在连队被团里授予“光荣完成受阅任务优胜连”荣誉称号。

解放军声东击西破郟城

贾晓明

以及审问俘虏所得到的情报，一纵首长迅速确定了攻坚方案，具体部署是：第十九旅以1个团和纵队骑兵团打援，十九旅主力在城东南及东门助攻，准备歼灭可能向东突围的敌人；二旅在城北面及北门助攻；一旅在城西面及西门主攻；二十旅在城南面及南门主攻。各旅领受任务后，积极进行战斗准备。根据任务分工，各部队立即进行沙盘作业，反复研究和演习打法。各营组织了爆破组、投弹组、云梯组，赶制了攻坚器材和运送弹药的工具，并利用敌人设置的点多重鹿砦、铁丝网和雷区逐一爆破，二十旅突击队随后越过护城河，竖起云梯奋勇登城。守敌拼死顽抗，动用各种口径的火炮阻击，敌后续部队也蜂拥登上南城，和二十旅攻城部队激战。见二十旅已经牵制住了敌人的主要

兵力，一纵首长立即命令一旅迅速突破西门。

西门外是一片开阔地，不易隐蔽。一旅一到郟城，就利用暗夜进行迫近作业，在开阔地上迅速构筑起一道环形堑壕和10多条通向冲击出发地的纵深交通壕，使火力队能迫近城墙，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战斗打响前，据俘虏供述，西门是敌人防御主阵地，西门两侧及内外均构筑有地堡群，且有城中敌机动步兵支援。为了减少伤亡，一旅首长决定避开西门，将突破口设定在西门南侧200米处的城墙。

19时15分，一旅炮火群按火力分工有层次地准确轰击预定目标。城内的敌炮立即还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在掌握敌人城上火点准确位置后，一旅集中两门105榴弹炮和4门山炮同时对准突破点附近的敌人火力点猛烈轰击，很快将城上火力点和城下明暗堡清除，并集中火力将城墙突破点炸开了10米宽的大缺口。在重机枪的掩护下，爆破组迅速将大量炸药堆至城墙断沿引爆，扩大突破口，连续不断的

爆炸使城墙缺口被炸塌成马鞍形的大斜坡。突击队乘势发起冲锋，登上城头后打退了城内敌人的反扑，兵分三路向突破口两边和城内发起冲击，很快全歼了西门楼守敌，攻占西门。

在一旅入城部队的接应下，其他部队也先后攻下北门和东门，向纵深发展。素有“固守将军”之称的国民党军五十五师师长曹福林见大势已去，慌忙换上便衣，从地洞钻出城外逃命去了。解放军经过激烈巷战，一举捣毁了敌师指挥所，活捉了敌副师长理明亚。敌师部被摧毁后，守敌顿时成了乌合之众，解放军遂以多路穿插将敌人分割包围。敌人企图从城南越墙突围，被二十旅堵击，死伤大半。残敌集中向东门拼命夺路突围，又遭到十九旅的堵击，成了瓮中之鳖。拂晓前，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残敌全部缴械投降。

郟城攻坚战至8日5时结束。此次战斗中解放军全歼敌整编五十五师师部及两个旅和郟城县保安团、还乡团等，共毙伤俘敌中将副师长理明亚以下官兵1.5万余人，缴获各种炮52门、掷弹筒68具、轻重机枪299挺、长机枪3900余支、各种子弹50余万发、汽车9辆、军马596匹和其他军用物资一部。野战军首长于7月13日通令嘉奖一纵，表扬他们“创造了1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敌2个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中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

编后拾遗

BIANHOU SHIYI

1947年6月，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出击外线，在山东省西南部地区对国民党军展开进攻作战。6月30日夜，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国民党破防部队整编第五十五师主力慌忙退往郟城，企图固守待援。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4个旅在独立第一旅配合下，跟踪追击，于7月2日进驻郟城城外。7月3日夜，一纵各部向郟城外围守敌发起进攻——一旅夺取郟城西关，二旅占领了东关、北关，十九旅及骑兵团进至丁里长地区，并肃清了附近据点的守敌。二十旅在南关全歼守敌一个团。至7月4日，郟城外围守敌被全部肃清。

根据多次观察地形、侦察敌情